

百年莫干 朱炜

# 莫干山车站

“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现代交通的便利使得人人的出行变得轻而易举，活动半径开始扩大，联想到百年前那些费尽心力去莫干山的游人，突然觉得这何尝不是一次“到灯塔去”。去莫干山之路，有车后，三桥埠车站、庾村车站一度是莫干山麓最热闹的地方，有强大的记忆点，在车站前留影的人也多。在车站前驻足，这时候就希望从遥远之处开来一辆汽车。

## 莫干山新马路

周庆云纂《莫干山志》载：“民国后，督军卢永祥以山路崎岖，命工辟广大之路，盘旋而上。自庾村至荫山，可十里，与旧日山径相接，更北趋而达塔山，即莫干之顶。”

1920年，浙江督军卢永祥下令修筑从庾村盘曲至莫干山荫山街的新马路，由武康县知事曹有成实施，取名永祥路，俗称新马路。全长6527米，宽3~5米。这年7月25日，永祥路竣工典礼在莫干山铁路旅馆举行。当时《人民周报》记者还撰文批评，百姓生活于水火，政府却用大量公帑修建专供外国人以及官僚集团使用的道路。事实不完全如是。

所谓新马路，其实基狭坡陡，急弯多，主要用于行人、抬轿。原武康县经费拮据，该路旋售予沪杭甬铁路局。与此同时，沪杭甬铁路局派出工程队到三桥埠测绘，修了一条从三桥埠连接庾村，直达莫干山上铁路旅馆的砂石路，全长10余里，地质坚实，红砂石底，仅两三处石潭用作炸爆破和筑多处涵洞以泄山水外，工程顺利而迅速地完成了，除水泥外，其他用料都是就地取材。

“武康三桥埠商务繁盛，达莫干山绵亘二十里，道路崎岖，行旅不便”，1923年《申报》载三桥埠人王筱安等发起改筑马路，惟需费浩大，联名呈请有司设法补助以利交通的启事。1928年莫干山管理局成立后，改永祥路名为莫干山路。今在莫干山“清凉世界”摩崖石刻旁，还能见到“莫干山路”路名石。而从三桥埠到庾村的这一段则称三莫支线。丰子恺1935年撰《半篇莫干山游记》并绘插图《旷野中的病车》，虽记述的是三莫支线上的一次车子抛锚，但不影响它作为湖州市境内最有味道的梧桐路。

正是这条从莫干山上通到京杭国道的路，后期被不断拓宽，无限延伸，贯通杭州主城，又通到南京，成为中国近代意义上首条省际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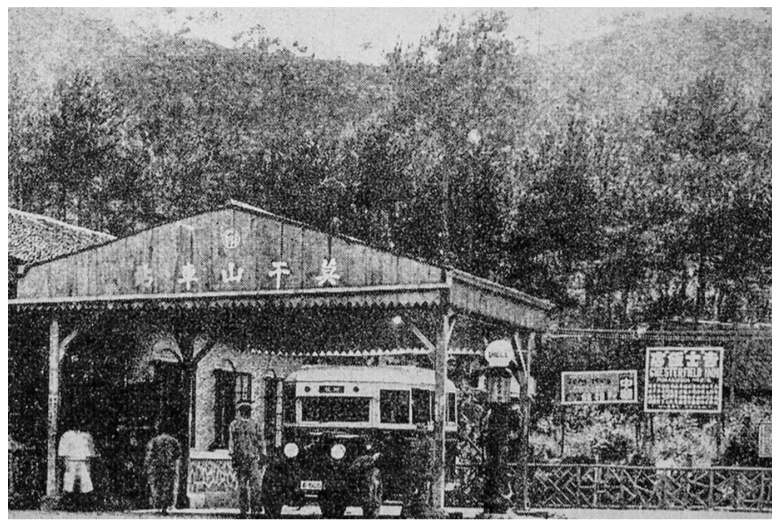
## 三桥埠车站

童真时代 魏益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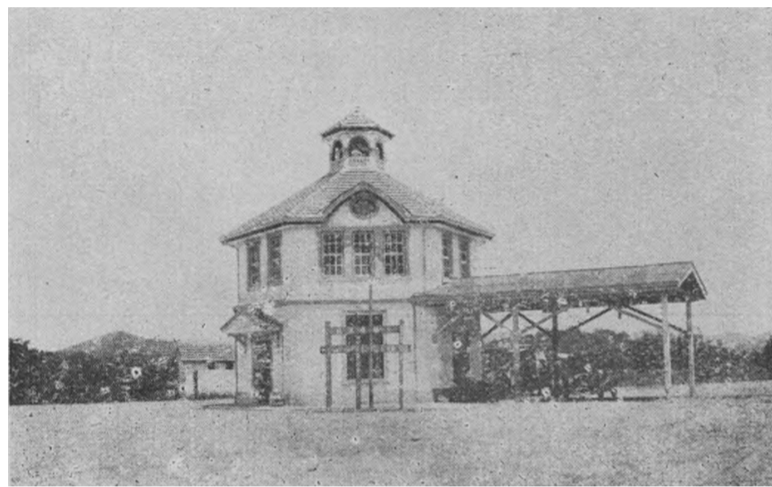
# 过年玩的“洋火枪”

说起小时候过年，能玩一把漂亮的“洋火枪”，那是最自豪的事了。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期，那时，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男孩子喜欢玩的除了打陀螺，就是玩“洋火枪”了。记忆中，一放寒假，就开始准备制造洋火枪的材料了。制作“洋火枪”的材料很简单，先用一根粗一些的硬铁丝弯成手枪的轮廓，再做一个扳机和枪栓，用扎丝固定好枪架和扳机的位置。然后开始制作枪管，枪管就是废旧自行车链条的链结六到十节组装而成，而后再卸掉一个辐条螺丝帽打磨成枪的机头。接下来是组装，把枪管和机头一起串到枪架上，再用自行车内带剪成的皮条固



庾村车站



三桥埠车站

杭州到湖州走京杭国道，三桥埠既是一个著名市镇，也曾是莫干山避暑区极东之界址。殊不知，首届西湖博览会特种陈列所里有一件建字14号模型，名为三桥埠车站：主体是一个开老虎窗且带长廊的圆形中西合璧的建筑，上挂钟表并有灯；前有中英文指路牌，由此处往莫干山7公里，往湖州39公里，往杭州60公里。今三桥记忆馆就是按此仿建的。

首届西博会开幕第二日，杭州至莫干山通车，时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提前向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朱家骅等80多位名流发出试车请柬。浙江省公路局备了30辆小轿车和2辆公共汽车，车务处处长吴琢之亲自驾车引路，所有车子衔接行驶，宛如车龙。是日，沿途都是观众，人山人海。尤其是湖墅、小河、良渚、瓶窑、武康等处，听到消息的人们纷纷赶到路旁，期望能一睹名流们的风采。一个半小时车程后，经三桥埠车站到达庾村车站，一行人改坐藤轿上莫干山。《黄膺白日记》1929年6月7日载，“因是日为杭武新汽车路开通之第一日，而昨日又为西湖博览会开幕之日，黄膺白特至莫干山上横张宅晤张静江，以示祝贺。”

三个月后，京杭国道浙江段杭长公路竣工通车，张静江再次发帖邀请嘉宾参加通车典礼，9月29日，浙江省公路局车务处处长吴琢之率二十辆小汽车，五辆客车先行，10点

15分至三桥埠，已行102里，乃在三桥埠车站修整，由该站备茶点招待。须臾，张静江等十余人共乘三辆小汽车赶到，到站后亦下车略事休息15分钟，后一行人同往湖州。据悉，浙江省公路局曾安排上虞人徐志祥由余杭百丈车站站长调任三桥埠车站站长，管理站务。

奈何1937年12月22日，日军从湖州方向沿京杭国道长驱直入，三桥埠车站变成日军守备队驻地。1938年正月某夜，国军朱希部第二支队下莫干山，探明庾村通往三桥埠的公路上有十多辆日军军车在三桥埠车站过夜，摸近敌车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打得日军晕头转向，日军乱放照明弹、小钢炮，激战一小时后胜利返回。此故事在三桥埠一带流传甚广。

## 庾村车站

京杭国道三莫支线通车，杭州方向来的汽车可直达莫干山麓庾村，庾村遂为杭莫汽车道路终点。余武省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承建了一个车站，平房五间，东边是候车室，西边是售票和管理用房，对外称“莫干山车站”，是进山的标志。车站前有一个极具民国风的车棚和一个大邮筒，并设电话代办所，管理方式亦与上海接轨。

1930年，《浙江省公路汇刊》刊登三桥埠车站与莫干山车站的照片。沪杭铁路局与浙江省公路局

商订实行火车、汽车、山轿联运。从此，庾村车轿相接，许多人的“几载莫干梦，于今发轫游”。夏令杭莫联运车每日往返各两次，掀起新一轮莫干山避暑热。非夏令的5、6、10月每星期逢双各一次，自11月1日起至翌年4月30日止每星期二、六各一次，余则为杭长通车，杭莫间每日往返约两三次。为维持山中秩序及保护周密起见，庾村车站有专员负责登记上山旅客信息。

庾村车站旁还可提供停车兼洗车服务。1931年，安庆人王有芳在庾村车站旁沿河地块上造了一间大停车库、四间小停车库。当时从京杭国道驶来的客车只能到达庾村，加之公路皆为泥土路，汽车免不了灰土的污染。因此，王有芳的停车洗车生意很是不错。凡汽车进场停放时由该场填发停车凭单，商务印书馆版《莫干山指南》附有《莫干山王有芳汽车停留场停车规则（附价目表）》。抗战中，停车场被炸为一片瓦砾，独车站幸存，记录历史晴雨。

抗战胜利后，《现代公路》杂志刊登记者洪都的《假期旅行莫干山》，提到“在莫干山脚下，像战前一样的停车场还未恢复，不过几处马厩都可利用，只要锁好车子，便可在哪里大胆停放。熟悉那里情形的说：到现在为止，莫干山还未发现过专偷车子零件的小偷。”

1948年夏，蒋介石最后一次上莫干山，就是坐车至庾村车站。车过三桥埠，公路旁每一公里就有一个大的指路标钉于树上，上写莫干山[7]、莫干山[6]、莫干山[5]直到莫干山[1]。庾村车站周围设置了一公尺高的绿色木栏杆，当地人和游客站在栏杆外争相围观。

1951年，莫干山登山公路筑成后，可驱车直达莫干山上。迟至1956年，吾师张炜从庾村前往庙前村小任教，看到庾村车站这么好（当时的武康车站、上柏车站是小小的草棚），很是震撼，后来当他被调往莫干山上教书，每星期都要下山到庾村的莫干山小学开会，庾村车站是常去的，时隔六七年仍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车站。

几为沧桑纪废兴。20世纪90年代初，庾村车站停用，退出了历史舞台。2014年，老车站改建为莫干山交通历史馆，向来往的游客展示百年来我们与莫干山的时空距离以及故事。2020年，莫干山交通历史馆内新开了一家老车站咖啡馆，馆前老汽车圆圆的大灯和咖啡豆巧妙结合，年轻人都爱来此喝上一杯有故事的咖啡。

从三桥记忆馆到莫干山交通历史馆，不经意间发现，无论交通方式如何在变，莫干山于我们一直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味蕾记忆 钟正和

## 风送酱肉香

酱肉，即在酱油里浸过的肉，也叫“酱油肉”。其历史悠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便曾对其做法有过描述：“先微腌，用面酱酱之，或单用秋油拌郁，风干。”秋油，是酱油的另一个名称。

印象中，吾乡做酱肉多在冬日，至于原料，各家喜好不同。祖母更偏爱挑选那种肥膘颜色较白，瘦肉部分鲜艳的五花肉，这样做出来的酱肉会非常好看。

先将肉洗净，切割成寸厚的条状。太厚酱汁难以渗透，太薄则成品过咸。切好的猪肉条，祖母将之擦干水，系上麻绳，悬于背阴处挂一天，待吹去些水气后，再浅割几刀，抹上花椒，用酱油、豆瓣酱把肉揉遍。之后，取一个大锅，倒进酱油、黄酒，放入桂皮、八角、生姜等调和成的味包，另添少许白酒（在晾晒过程中，不仅可驱赶虫蚁，还有消毒之效），放灶上烧沸后，加白糖调匀。待酱汁冷透，倾倒在钵内，浸入肉条，并压上一块青石，使之紧实。

在浸肉的过程中，每过一个时段，祖母都要将肉上下翻转一下，使其浸泡得更均匀。在经过多次“翻来覆去”的三天两夜后，等肉条颜色完全变了，将它们捞出，沥干酱汁，用棉线串起，挂到朝北的窗外去晾。

做酱肉，工序不难，关键是天气。晾肉时，既不能被回暖的风吹到，也不可淋了雨水。否则，肉变质、发霉、走味不算，甚至吃后会出现食物中毒现象。亦因此，一般要等到干燥北风连着刮上好几天，将暖湿空气吹得远远的，才是晾酱肉的最佳时机。

刚挂起的酱肉，外形有点肥嘟嘟的。然从次日开始，酱肉的肥腻处便日渐收缩紧实起来。儿时的我，常痴痴望着那吊得高高，一字排开，于北风中相互碰撞，轻轻晃动的亮晶晶酱肉。肚里馋虫

美丽人生 王国梁

## 亲爱的70后

同乡娟子说：“以后我跟你聊天，再也不能用‘我小时候’开头了，也绝不再提青春年少时的偶像。”大家惊奇地问：“为啥？”娟子神秘兮兮地说：“会暴露年龄的！”

不禁暗笑，我们这代人早已开始害怕暴露年龄了。不过，我倒觉得暴露年龄不算个事。每每跟大家谈论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我经常会大声问：“有没有70后？大家一定记得小时候的游戏吧！”这样的时候，通常是一呼百应，70后们就像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类一样，纷纷响应，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怀旧。

亲爱的70后，我的兄弟姐妹，我们有着太多共同点。我们身上，不可避免地烙印着一个时代的印记。那种印记，就像是同代人之间的沟通密码一样，只要彼此一个微笑，就能心领神会，然后便回报彼此一个温暖亲切的眼神。

亲爱的70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旅伴，也是风雨同舟的亲人。同代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集体，我们有太多共同的故事。还记得那些难忘的回忆吗？文化贫瘠的青少年时代，我们的精神世界却从来都是丰富的。我们看小人书、玩跳皮筋，看露天电影《少林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我们读汪国真的诗歌、路遥的《人生》，我们也读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我们穿牛仔裤、白衬衣，我们听谭咏麟、周华健、林志颖，崇拜罗大佑、李连杰、成龙……一切都那么遥远而真切，那是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

争先恐后爬出来的同时，还掰着手指数日子，急切盼望着能尝到美味。

经西北风的劲吹，肉的水分慢慢挥发，酱鲜和酱香却逐步锁进肉里。通常有个一周多的合适天气，当酱肉乍瞅着干乎乎的，摸上去表面出油时，大功告成矣。

一块成功的酱肉，表面干爽结实呈深褐色，但肉质不失弹性，还未下锅便可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祖母将它们用纸包起来移至屋檐下通风处。等到有客上门当日的午后，取出两条来，洗净、揩干、切片。

酱肉中口感最好的，是肥瘦相间的部分，故切片时颇有讲究，要顺着肉的纹理，一刀下去，瘦肉边上夹着点透明。此外，厚度当控制在半厘米左右，太薄吃不出感觉。

切好的酱肉，放在大碗内，加黄酒少许，佐一点葱花和姜，上锅蒸制。随着锅中冒出的热气，浓浓肉香逐渐溢出来，先在屋子里弥漫，继而飘出屋外。

冬夜的宴客餐桌上，那碗蒸好的酱肉，油光锃亮，黑里透红，酱香诱人。夹一块入口，在热力催逼下，深埋于食材中的酱鲜和酱香被催醒，加上水蒸气使原来脱水的食物纤维重新获得了水分，口感遂变得滋润起来。

嚼在嘴里，半透明状的肥肉油而不腻，润泽丰盈；瘦肉则鲜汁饱满，紧实耐嚼。一种浓浓的咸鲜却又遮盖猪肉本身的馥郁香气，糅合以吸收的酱汁鲜味，还隐隐带点酒的醇味，重重回味，层层余香地在舌尖铺展开来。

那是一种抽丝剥茧的递进，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欲吃就怕不够……闭着眼睛细细品味，有关美食的喜悦，便于这饱含尘世温暖的烟火气息中，油然升起！

同代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亲可近的人，纵然大家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有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性格，但却可以用融合共同类项的方式找出同代人身上上百个相同点。比如我们70后，大家一起经历了物质贫乏却也丰富多彩的少年时期，一起经历了充满梦想和机遇的青年时期，一起步入了繁华的现代文明时代。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生活的巨大变化，所有的一切，都会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印记。70后属于变革中的一代人，我们有梦想，也有责任心；充满了斗志，同时又踏实稳重。我们有相似的性格，坚毅，执着，不怕输，不服输。

我还觉得，我们70后有诗人气质，有时坚强有时脆弱，有时镇定有时迷茫，容易满足又充满了进取精神，追求人生价值又知足常乐，喜欢怀旧又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们常常是矛盾的，同时也是真诚的。我们真诚地热爱生活，热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亲爱的70后，我们拥有同一片蓝天，同一片大地，同一个时代。我们是一个庞大的集体，这个集体随着时代的脚步不停向前，同时也改变和推动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在社会的进程中，描画着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曲线图。我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亲爱的70后，曾经，我们是社会的希望；今天，我们是社会的支柱；未来，我们会一起慢慢变老，把重要的位置让给下一代人……